上古缅歌——《白狼歌》的全文解读

郑张尚芳

[提要] 《白狼歌》是最古记录的藏缅语文献，向受中外学者注目，但因有汉字古音及本语探索两重困难，虽经多家研究，全文解读尚罕。本文依最新古音研究成果将汉字拟音与缅、藏文逐字比较后认为：全诗有118个白狼本语字，合于缅文的即有115字。故认为这是一种古缅语的作品。

一 引言

1.1 汉字是东亚最古老的文字，它不仅为记下汉语历史文献立下不朽功勋，也曾为记录下一些非汉语作出贡献。朝鲜语的“吏读”文献，日本语的“万叶假名”文献，那已是隋唐以降的作品，最古的非汉语作品该是中国古籍中用汉字记音的《越人歌》（《说苑》所记“越人拥楫歌”，约作于公元前528年），《维甲令》（《越绝书》所记越王勾践对吴国备战的动员口号，约发布于公元前484年），《白狼歌》（《后汉书》所记“远夷乐德、慕德、怀德歌”，作于公元74年即永平17年）。这些作品不仅是我国最古的民族语记录，也是整个亚州东部最古的非汉语文献——今所见古拼音字文献如藏文、占城文、高棉文碑铭以至敦煌发现的古焉夷语①、龟兹语、于阗语写本大都是唐代之物，比起它们，《越人歌》要早出一千多年，《白狼歌》要早出五百多年。

因此对这些用汉字记音的非汉语作品进行解读研究，在民族史、民族文化交流史、民族文学史、尤其语言史方面都极重要。而《白狼歌》所用的白狼语，作为最早被记录下来的上古藏缅语，在藏缅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上的地位之重要，更是不言而喻的。

1.2 但过去因汉语上古音面貌还未研究清楚，对解读这些古民族语记录，条件不足，困难很多。解读中所用拟音不合适，还容易发生误导，进行缓慢自是难免（研究古代汉译民族语言材料必须重视古音，否则用今音代古音更易误导。例如曾很流行的一说，以为“胡”是“匈奴”的急读或“匈”字失去韵尾的变音，如知道今之“胡”hú 古音要读 *glaa，就不会这么说了）。近年来在国内外同行的共同努力下，汉语上古音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展，这就为解读汉字记录的上古非汉语文献提供了有利条件。

笔者利用最新上古音构拟成果，来解读这几种文献。已比照泰文等，全文解读了《越人歌》和《维甲令》②，证明它们属于古台语文献。现在又用来全文解读《白狼歌》。这既是

---

① 所谓吐火罗语A，本名Arśi，即“焉夷”对音（“焉耆”则为梵名），另详。至于新疆流沙所出佉卢文简牍，记的是南亚的印度方言，性质不同。

② 拙作 Decipherment of Yue-Ren-Ge（越人歌的解读）载法国《东亚语言学报》（CLAO）第20卷第2分，1991冬。

对解开白狼语之谜的一种尝试，也是对我们所用的上古音构拟是否合适和实用的又一次检验。

1.3 《白狼歌》比《越人歌》、《维甲令》所受到的关注要多得多，关于本语研究的专论就有八、九种，部分涉及的论述更多。从丁文江氏（1920）开始探求白狼本语，提出彝语说以来，赞同彝语说的有杨成志（1931），杨凤江（1987）等；王静如氏（1930）提出近彝么些语支，赞同的有闻宥（1936），董作宾（1937）；方国瑜氏（1944）提出么些（纳西）语说，赞同的有J.Rock（1947），董绍禹（1981），郭大烈（1983）；马长寿氏（1940），提出嘉戎语说，赞同的有李范文（1983）；陈宗祥、邓文峰氏（1964，1981）提出普米语说，赞同的有杨照辉（1987）；还有F·W·Thomas（1984）提出了羌语说。其中持彝语支观点的人占多数（详陈宗祥、邓文峰1991，11—14页述评，此不赘述）。

近年最重要的文章有二。柯蔚南（W·S·Coblin）的《白狼歌新探》（1976），在用古汉语拟音与藏缅诸语作部分同源词对比的基础上，肯定白狼语为藏缅语言中与彝缅语支关系密切的语言。马学良、戴庆厦先生《〈白狼歌〉研究》（1982）以李方桂氏上古拟音为准，更广泛深入地对比了十九种藏缅语及藏文缅文，作出了同缅语支，彝语支接近的论断（盖兴之〈1983〉也赞同缅彝语支说，他是通过与傈僳语的比较立论的）。文章指出白狼语同缅语支语音上更为接近，极有启发性，只可惜未作全面解读，和论断更接近同语支哪一语言。

1.4 笔者在柯氏与马戴二氏论述的基础上，拿白狼语记音汉字的上古拟音与缅文藏文作了全歌对比（因为藏文、缅文有着藏缅语最古老的文字记录的古代语言形式，这是各现代藏缅语不能比拟的）。对比的结果表明：白狼语是一种非常接近缅文的语言，在语言分类上应视为一种古缅语。虽然《白狼歌》写作距今已是一千九百多年，离产生缅文正字法的十二世纪也有一千多年，可它与缅文接近的程度还是令人吃惊。好些句语即从今缅文看，白狼语的汉字记音也是很确切的记录。例如“蛮夷所处”、“土地硗确”、“不见盐谷”、“高山岐峻”、“木薄发家”、“父子同赐”等句所对译的，都是不夹杂汉语借词而白狼语音义跟缅文非常贴合的译句。尤其代词也与缅文 bhai“何处”，kwjan“仆，自谦称”相合。当然，关键是汉字要读古音，缅文也要依书面语字母拼法所反映的原音读，都不要受变化了的今音读法干扰。

白狼歌全文44句，每句4字，共176字。将同字复出及异字同译的一一合并后，实用141字，除了汉借字23，本语为118字。其中已考出合于缅文的有115字（包括罕用古词3字），合于藏文的41字。

合于藏文的词中包括缅藏两通的32字（声韵较缅语更近的5字，更远的14字，还有只见于复合词的3字），只对藏不对缅的仅3字；只跟汉语借字同源的不算。汉语除23个借字外，跟白狼、缅文同源的也有38字，几乎可赶上藏文了。由此可见白狼语跟缅语关系特别密切，与藏语则较疏——因为拿其它汉藏语相比较，连汉语都可找到几十个同源词与之的类似的结果。

二 解读说明

2.1 用来比较的缅文、藏文词都依书面语字母拼式转写为拉丁字母，本文所用拉丁字母转写法如下（辅音元音各依习惯字母次序分列，固有语所无只用来拼写巴利借词的如 ṭ、ḷ 等不列）。

缅文转写法：

［辅音］k kh g gh ng | c ch dj jh ɴ | t th d dh n | p ph b bh m | j r l w | s h'

［复辅音附加成分］-j -r -w | h-

说明：-j在古碑文中很多原是-l或-lj。

［元音］a aa i ii u uu | ei e ai ee | o au oo ou

［韵尾］-k -c -t -p | -ng -ɴ -nɴ -n -m -ᴍ

说明：（1）鼻尾 -ɴ 跟辅音表的 ɴ 同，今读元音尾；-nɴ 表其变体字母，今读鼻化音。（2）-m 跟辅音表的 m 同，-ᴍ 表示上加小圈的。（3）从亲属语比较可知，ou← *ɯ～ɯu,ac← *ek～et,aɴ← *eŋ,anɴ→ *en。比较上有需要时即以←号引出其较古形式。

［声调］-' | 无号 | -h

说明：根据汪大年（1982）所揭示，在古碑铭中，“。”调原作喉塞音尾-'，“:”调原作喉擦音尾-h。

藏文转写法：

［辅音］k kh g ng | tj thj dj nj | t th d n | p ph b m | ts tsh dz | w zj z ʜ | j r l | sj s h'

［复辅音附加成分］-w -j -r -l（原文标下）‖ g- d- b- m- ʜ-（原文标前）| r- l- s-（原文标上）

［元音］a i u e o

［韵尾］-g -d -b | -ng -n -m | -r -l ‖ -s

说明：-ʜ实际作分音符使用，未列入。-s可再后置于其他韵尾后。

2.2 本文所用“**上古汉语拟音**”的概要介绍

［辅音声母］帮（非）组 p ph b m mh | 端（知）组 t th d n nh l lh r rh | 精（庄）组 ts tsh dz s | 见组 k kh g ŋ ŋh | 影组 ' h ɦ

说明：（1）ŋh mh nh lh rh 表示清送气的鼻流音，代表字分别为“哭抚滩胎宠”，中古各行并入滂溪透诸母。（2）r 表来母，l 表以母（喻四）。此二母还包含来自上古 ɦgr ɦbr，ɦgl ɦbl 的字。（3）g 包含群及匣母，ɦ 包含云（喻三）及匣母，中古匣有二来源。（4）打字印刷不便时音标 ŋ、ɦ 可分别以 ng、ʜ 代替。

［复辅音附加成分］

（一）垫音 -j -w -r(-r′) -l(-l′)

（二）冠音 s- | '- h- ɦ- | ɴ- m-

说明：（一）（1）-j 用于中古章组字。帮端见组塞音加-j 中古都读入章、昌、禅母，鼻音入日母。hlj hnj hŋj 入书母，ɦlj 为船母，唯 lj 为邪母（邪母另有从 sɦ 来的）。（2）-w 限于见组影组合口。（3）-r 见于二等及三等重纽 B、乙类韵前；-l 用于部分一四等及三等重纽A、甲类韵前。（4）r′ l′ 是读得较重、与主辅音结合较紧的-r -l。任何辅音 c 加 -l -r 中古为单 c，加 l′ r′ 则分别变端组知组（如歌文中的“唐”为 ɦl'aaŋ)。sl′ sr′ 则变精庄母（如“酒” sl′u，“事” sɦr′ɯ）。

（二）（1）咝冠音 s-使 sc 变入精组。（2）喉冠音使鼻流音变为影晓匣，ɦ- 还能使 g、b 脱落。（3）鼻冠音使 b、d、g 变为鼻音。ɴ-表同部位鼻冠音。

［元音］脂部　i　ii　　之部　ɯ ɯɯ　　幽部　u uu
　　　支部　e ee　　鱼部　a　aa　　侯部　o oo

说明：（1）中古三等韵上古为短元音（那时还没有带j介音），一二四等字上古为长元音。仅麻三昔三韵上古是jaa。（2）六对元音可以与所有韵尾结合，宵药部是 -w -wg 尾字。（3）打字印刷不便时ɯ可用y代替。

［韵尾］入声尾-g -wg -b -d｜平声尾-ŋ -m -n -i←l -w‖上声尾-'｜去声尾-h←s

说明：（1）-' -s可作为再后置尾加于鼻尾元音尾后。-s还可加在塞尾后。（2）-s 转化为-h的规律是：-s -NS -gs→h，-bs -ds→s→ih。（3）韵尾在汉魏以后方转化声调（音位上的声调）。

以上拟音不同于李方桂、王力先生的，但对各前辈学说精华皆有继承吸收。音系结构也更与藏文、缅文接近。1982年以来笔者曾就上古拟音发有拙作9篇，但分散不便参阅，故综括如上，以利比照，审核记音汉字拟音是否合律。又丁邦新先生新作《汉语上古音元音问题》（1991）对拙说也列表作过概介，亦可参阅。

2.3　白狼歌原文以中华书局本《后汉书》所载作为底本，与汲古阁本、殿本及《东观汉记》、《通志》、明本《册府元龟》、《初学记》等互校，仅改易讹字7处（1句“隗”改“傀”，18句“旦”改“且”，24句“補”改“橘”，33句“微”改“徽”，37句“倫”改“俭”，41句“莅”改“苴”，43句“室”改“宜”）。更改根据及其他有必要说明的异文都在分句注释中说明。没有音韵差别的古体、异体、繁体字都径写为通行体，以利印刷（如“粗”原从三“鹿”，“硗确”原从“土”旁）。原本分为三章，一章为一歌，下面正文的“解读对译表”也按三章分列。每章分为六栏：第一栏是原文句序字序编号(编号依柯蔚南氏，也以数字表句序，a、b、c、d表句内字序)；第二栏是白狼语汉字记音，并依2.2概述的拟音系统注上拟音（由于东汉已是上古音晚期，有的除注明晚期音外还在←号后注出上古早期音以利比照）。第三栏是汉文歌，也即第二栏中白狼语该句的原文意义。多数是同字序的相对译，该字即可看作白狼语记音字的注义。也有两字相对译的，大多是复合词或词组（其中至少有一字意义不直接相当，或者意义上下字相交叉，双方修饰语语序不同，要两字合说才相对当的），个别是一句相对译（如4句），凡遇这类非按字对译的情况，则以{　}号表示互相间字义对应关系。第四栏是列出相对当的缅文词转写及意义。第五栏是对比相当的藏文词转写及意义。第六栏是对比汉语中相当汉字及其上古拟音。其中有同源词及歌中临时借用的汉语词。同源词注上古早期音，汉语借词加［　］号，只注晚期东汉音。凡重出词也在第五或第六栏注明所同字的首见字序号，不再对比藏汉。

2.4　该歌44句，每二句或四句表示一完整句意，句意通读集中在每章后的分句解释里。译字译意关系的说明，异文对译的可能等其他需要注明的情况，也放在分句的解释里。解释依句序编号分列。

2.5　有的词语，缅文有两个音义相近词可以对应，或者由于原文有异文也可作出不同对应。遇到这种情况，一般先选一种列表，释义后加 * 号，表明还有另一种对译可能，将在分句解释中说明。为了便于读者复核，缅文对应词的原文拼法，也按字序编号集中列在文末，带 * 号的词条则列出两个拼式。有缅语词和汉借词两种可能的也加 * 号列出。

2.6　凡马、戴二先生（1982）已与缅文、藏文对比过的字词，柯蔚南（1976）已与缅彝语、藏缅语对比过的字词，都在表内缅文、藏文转写后加记号标明（马、戴二氏的标以△

号，柯氏的标以 * 号），以示不敢掠美，又表示该词的对比早已受专家支持。所对比的白狼语记音与缅语对音规则详第五节说明。

本文的白狼—缅对应词语曾向汪大年先生、戴庆厦先生请教，多蒙支持及指正，杨耐思先生，黄布凡先生也为本文提出了意见或提供材料，在此一并致谢。

三　白狼歌分章解读

每章先列解读对音表，再分句解释。

第一章　远夷乐德歌

序号	白狼语记音	汉译	对缅文		对藏文	对汉语
1a	堤•tee	大	thiih	王朝、帝王、首领		帝•teegs
b	官•kuan ←koon	汉	[借汉(官)] /kwanh	宫殿•	gong 皇帝	[官]* kuan
c	傀•kuui	是	kee	治理、统率		
d	搆•kooh	治	kouh	依靠、信奉•		
2a	魏•ŋuih	(与)	ɴii	符合、一致		
b	冒•muuh ←muugs	(天)	mouh$^{\Delta *}$	天	mu-sangs天	
c	逾•lo	合	lou	心意、愿望		欲* log
d	糟•tsuu	意	cu	会合、会聚		遭* tsuu
3a	罔•maŋ'	(吏)	mangh	官吏、大臣		
b	驿•laag	(译)	[借汉]	(译)		[译]* laag
c	刘•ru	(平)	rouh	朴实、平易		
d	脾•be	(端)	prei	文雅		
4a	旁•baaŋ	不	pang'	抬举、邀请		
b	莫•maag	从	ma$^{\Delta *}$	不、没有	ma 不、没有	无* ma
c	支•tje←klje	我	cei	驱使、支差	gtsi 委派	
d	留•ru	来	hljou	顺从、服从•		
5a	徵•tɯŋ	闻	toung	报说•		
b	衣•'ɯi	风	'eih	安乐、太平		
c	随•ljoi	向	rwai	打算•		
d	旅•ra'	化	laah	往、赴	ʜgro 行走	旅•ra'
6a	知•te	所	tei'	接近		
b	唐•ɦl'aaŋ	见	mrang$^{\Delta *}$	看见	mthong$^{\Delta *}$看见	望•maŋs
c	桑•saaŋ	奇	chanh	新奇、奇异		
d	艾•ŋaaih ←ŋaads	异	hngaa	物品	dngos 物	货•hŋools

序号	白狼语记音	汉译	对缅文		对藏文	对汉语
7a	邪*laa/ljaa	(多)	la	多*		
b	毗*bi	(赠)	peih△*	给、授予	sbjin 赐赠	畀*pid
c	纖*djɯm	(缯)	[借汉]	(缯)		[缯]* dzɯŋ
d	補*paa'	(布)	[借汉]	(布)		[布]* paah
8a	推*thuui ←khl'uul	{甘	thuuh	非凡*		
b	潭*duum	美}	thum	芳香、加香料		
c	僕*boog	{酒	pou'	呈献、送上*		
d	远*ɦwan'	食}	hangh	菜肴		
9a	拓*thaag	(昌)	tha	起来、发动		
b	拒*ga'	(乐)	ka	舞蹈	gar 舞蹈	
c	苏*saa ←sŋaa	(肉)	saah△*	肉、肌肉	sja△* 肉	
d	便*ben	(飞)	piaᴍ△*	飞、飞动		
10a	局*gog	(屈)	kok*	弯曲	gug 屈身	曲*khog
b	後*goo'	(伸)	ko'	挺起		
c	仍*njɯŋ	{悉	noung	能*		能*nɯɯŋ
d	离*rai	备}	lee	转换	rdje 换	易*leeg
11a	偻*roo	{蛮	luu	人、人民		
b	让*njaŋh	夷}	naɴh←nengh	少数		
c	龙*roŋ	{贫	roungh	村野、未开化		
d	洞*dooŋh	薄}	thongh	生活困苦受折磨		
12a	莫*maag	{无	ma	不、没	[同4b]	
b	支*tje	所}	cei	使、支差		
c	度*daag	{报	twak	计较、计量		度*daag
d	由*lu	嗣}	hluu	奉献		
13a	阳*laŋ	(愿)	lang'	盼望*		
b	雒*raag	(主)	(a)hrang	主人、主公、陛下		良*raŋ
c	僧*sɯɯŋ	{长	sak	生命	srog生命	息*slɯg
d	鳞*rin	寿}	hraɴ ←hreng*	长、久	ring*长、久	引*lin'
14a	莫*maag	{子	mrac ←mrek	曾孙		
b	稗*ɦl'i	孙}	mreih	孙		
c	角*kroog	(昌)	krouh	奋发、努力*		
d	存*dzuun	(炽)	tshouŋh	繁茂		

第一章分句解释

［1］　很多文章把“堤官”和34句的“是汉”都看作汉语“大汉”的对音，不认为是白狼语。按古音“堤”*tee“是”*dje’都是支部字，跟月部“大”（徒盖切）*daads→daas差得很远，即使依歌部“唐佐切”*daals→daaih，韵母洪细也差得较大。尤其“官”*koon→kuan跟“汉”*hnaans→haanh 音更不符。把“提官”对“大汉”不妥。

按缅语称皇帝、王朝为thiih，与“堤是”音近。“是汉”可解为“汉王朝”，“堤官”可表示“官家”（古边裔民族常称当地汉族统治者为“官”，而汉帝是“官”的皇帝）。又“官”也可能对缅文kwanh“宫殿”，与thiih连说，表示“朝廷”（thiih的语源有两种可能，既可目为与“华盖”同音而转义，也可能是汉语“帝”*teegs→teeh的借词或同源词）。

汲（汲古阁）本《后汉书》记为“提官隗搆”。“提”音*dee，亦通。“傀”音比中华本“隗”*ŋuui’更近缅文，故取“傀”字。“堤官（朝廷、官家）傀（治理）搆(依、奉)”全句义为：汉帝治理是依（《通志》“官”作“宫”，不可取）。

《册府元龟》996《外臣部·鞮译》记作“提官隗权”。末字“权”*gwran也可能跟20b“菌”同样对译缅文的 kwjan“臣民，自谦代词”。那末全句可解为：汉帝治理我们臣民。以上二解皆与原译“大汉是治”义合。所以取“搆”不取“权”，是汪大年先生发现前六句白狼歌诗中的 ou、ei 韵字似有某种叶韵倾向，但因对古缅歌叶韵规则与后世同异不清楚，存而不论。“治”册府本作“居”，不可取。

［2］此句作“合意”是以“意”与“治、来”叶韵。如据汲本、殿本及《册府元龟》改为“与天意合”，则跟白狼记音字序更一致（《后汉书集解》引惠士奇说，认为“合”当作“会”字，那跟白狼语字意则更近了），但不叶韵。“魏（同）冒（天）逾（意；逾原作“足”旁）糟（会）”全句义为：同于天意两相会合。

以上两句是表示作诗者拥护大汉的领导。

［3］　“吏译”即“译使”，汉朝廷派往少数民族地区及邻国的使者、通译官。“罔(官)驿（译；殿本、通志、册府皆只作“译”）刘（朴）脾（雅）”全句意为：译使既平易又文雅。《册府》“罔”作“岳”，“脾”作“腪”，不合，当是误字。

［4］　“旁莫支留”原译“不从我来”应是全句意译而非按字转译（比较按字译的13句“莫支度由［无所报嗣］”可知）。其中的“从”不是跟从的意思，因为《后汉书》传文明说“今遣从事史李陵与（田）恭护送诣阙”，可见通译田恭明明是与白狼王父子一道相从来京的，不能说他“不跟从我来”。“不跟我来”也没有歌颂的必要。因此这里的“从”是“使服从”之意，那就好理解了。“旁（抬举，邀请）莫（没有）支（差使）留(服从)”意为：是抬举邀请咱，而没有驱使我们服从。这才与下句文意相连，合起来表示译使并没有强使我们服从，乃我们仰慕汉廷，闻风向化。

《通志》“莫”作“草”，当是形讹。

以上两句是对译使的赞扬。

［5］　“微衣”对译“闻风”。“风”古指教化之美或采听民间传言，而非天风。“微”对缅文toung“报告”，系指向白狼王报告汉廷情况。那么“微（报说）衣（太平）”可对“闻风”。

“随”可对rwai“打算”，也可对音近的rwe“相随”，rwe’“转移、迁移”。“随旅”解为“打算往赴”、“相随去”、“移往”似都能对译“向化”。“微”还有一个可能，是

原同33句“传徵（传风）”一样作“徽”字，那里“徽”对hmweih（闻着香，喻好消息），亦可通。不管采用哪一解，皆与原译“闻风向化”符合。《册府》“旅”作“攘”，不合，当是误字。

［6］ 此条“桑艾”对chanh（奇）hnga（物）系汪大年先生指点。“知（近）唐（见）”表示亲眼见到，册府本“知”作“和”，误。

以上两句是表示来京邑观光及对所见中原文物的观感

［7］“邪”有二读：以遮切*laa，似嗟切*ljaa（李方桂作*ra、*rja）。后一读现虽更常用，实是假借为“衺”来的，古则以*laa（以遮切）为常读。*laa所对缅文la是个古词，据吴戈当拉（uuh-koo-salla）法师1985书《缅语词演化规律》。这是本尔雅释诂式的辞书，汇集大量古同义通用词，其712页云：“lwe' = luʍ = lok = la，充裕也，多也。”（本文所对其他两个古词也据此书，皆汪大年先生给查到的）。今缅文“多”常说作 mjaah，来自 mlaah，亦可对“邪”，它与la可认为一个词族。

“綝脯”当是“缯布”［*dzɯŋ-paah］的白狼语转音。“缯”因受后字“布”的声母影响，连音变读为-m尾，故以-m尾的“綝”表示。“綝”是个字典所无的生造字，当是从依甚声，故即依“甚”djɯm'（←gljɯm'）来拟音。《通志》作“堪”，误。

［8］ “推（非凡）潭（芳香）”对“甘美”是意译。古代“甘”指美味，《说文》：“甘，美也”。段注：“五味之可口皆曰甘”，并不一定指甜。跟下文酒食相配，更是味美义合适些。所以“推”虽与景颇语tui˧“甜”音近，也未取。但“甜”载瓦语 tʃhui˧，阿昌语 tɕhau˥都是由缅文khjou←khlɯ来的，这与“推”的上古早期音*khljul（叉佳切）*khl'uul（汤回切）则较接近，亦可并存。但缅文ou韵字歌中常用汉语幽部字对译，用“推”来译不太合律，故表中先择用“推”对 thuuh（24d“推”亦对thuu）。又“僕”还有一可能对缅文pongh“爞焗”。《册府》“潭、僕”作“泽、修”，不可取。

以上两句表示受到汉廷的厚赐与盛宴款待。

［9］ 汉文“乐”有“快乐”“乐舞”二义。这里“昌乐”与“肉飞”连言，又云“屈伸悉备”，显然是描写乐舞，因此“昌乐”当读为“倡乐”。《说文》：“倡，乐也。”又“昌倡”都可解为倡导、发动（由领唱而来）。白狼记音的“拓（发动）拒（舞蹈）”与“昌乐”义合（至今缅语还叫“起舞”为tha ka）。“苏”对缅文asaah“肉、肌肉”指舞者肌体，“便”对缅文 pjaʍ，有飞动，动荡，卖俏等义，指舞姿急速动荡，妖娆动人。“拓（起）拒（舞）苏（肌体）便（飞舞）”正与“昌乐肉飞”义合。册府本“拓”作“招”系形讹。

［10］ 此句“局”（弯身）後（挺起）仍（能）离（转换）”是形容舞姿多样。“仍”也可对缅文naɴh“方式”，指舞的式样。《册府》“後”作“后”，音韵同。

以上两句是写在汉廷受到盛大乐舞的招待。

［11］ 缅文今犹称少数民族为“luu（人民）naɴh（少数）cu（群）”，前二音正与“偻让（蛮夷）”音义相合。可见“偻让”并非白狼人的民族自称，只是一般的谦称。

［12］ “报嗣”犹言“报施”，指报答贡献；谓蛮夷贫薄则朝廷也不计较其报答贡献。《册府》“由”作“繇”，由繇古通用。

以上两句是歌者表示自愧之情。

［13］ 此处以“雒”对 hrang 是鼻塞尾交替。可比较汉语古称丈夫为“良”，又《尔雅》“良，首也”，《广雅》“良，长也”，也是鼻尾字。

册府本“阳”作“畅”*thaŋ←khl'aŋ，也可与缅文khjang←khljang*“想，欲，希望”对比。但后文44句“陵阳”（长愿）作“阳”，作“阳”较好。

［14］　册府“角”作“两”，“两”*raŋ'也可对缅文raŋ'“茁长，壮大”（同39b），亦通。

以上两句是白狼王的祝辞。

第二章　远夷慕健歌

序号	白狼语记音	汉译	对缅文		对藏文	对汉语
15a	偻*roo	蛮	luu	人民	[同11a]	
b	让*njaŋh	夷	nengh	少数	[同11b]	
c	皮*brai	(所)	bhai	何处		
d	尼*ni	(处)	nei*	居住		
16a	且*tsa/tshjaa'	(日)	chaa*	日光		
b	交*kraaw	(人)	kja←kla*	跌落、下降		落*ɦgraag
c	陵*rɯŋ	之	kraɴh ←krengh	陆地	gling*陆地	陵*rɯŋ
d	悟*ŋaah	部	ngwaah	高大		峨*ŋaal
17a	绳*ɦljɯŋ	(慕)	raɴh ←rengh	爱恋	zjen 恋慕 ←ljen	憐*riin
b	动*dooŋ'	(义)	doung	公正人*		
c	随*ljoi	向	rwai	打算*	[同5c]	
d	旅*ra'	化	laah	往赴	[同5d]	
18a	路*raah ←raags	(归)	laah	往赴	[同5d]	
b	且*tsa /tshjaa'	(日)	chaa	日光	[同16a]	
c	栋*tooŋh	(出)	thwakΔ	出来*		
d	雒*raag	(主)	hrang	主公	[同13b]	
19a	圣*hljeŋh	(圣)	[借汉]	(圣)		[圣]*hlje h
b	德*tɯɯg	(德)	[借汉]	(德)		[德]*tɯɯg
c	渡*daah ←daags	深	taa	量、尺寸		度 *daags
d	诺*naag	恩	nakΔ*	深		
20a	魏*ŋui	(与)	wei	分给		
b	菌*gwrɯn'	(人)	kwjan	仆、臣民	khol 仆人	倌*koon
c	度*daag	富	thak	超出*		
d	洗*sɯɯn'	厚	sinh	十万		
21a	综*tsuŋh	(冬)	chonghΔ*	冬		冬*tuuŋ
b	邪*laa	(多)	la	多	[同7a]	
c	流*ru	霜	mruu	微尘、雾		
d	藩*ban	雪			bad*霜	

序号	白狼语记音	汉译	对缅文		对藏文	对汉语
22a	莋*dzaag	（夏）	chaa*	日光晒	tsha*暑热［亦同16a］	
b	邪*laa	（多）	la	多	［同7a］	
c	寻*ljum	（和）	luм*	温和、暖	lums暖熨、湿润	
d	螺*ruai ←rooi	（雨）	rwaa^*	下雨		雨*ɦwla'
23a	貌*mraawg	（寒）	mra	寒冷		
b	浔*ljum	（温）	luм	温暖	［同22c］	
c	泸*raa	（时适）	raa	合适		
d	漓*rai		lee	替换	［同10d］	
24a	菌*gwrɯn'	（部人）	kwjan	臣民	［同20b］	
b	橘*kwid		kwjat	全部*		
c	邪*laa	（多）	la	多	［同7a］	
d	推*thuui	（有）	thuu	稠密、丰多		
25a	辟*pleg	（涉）	preih	奔跑		
b	危*ŋoi	（危）	［借汉］	（危）		［危］*ŋoi
c	归*klui	（历）	kweih	弯绕		
d	险*hŋlam'	（险）	［借汉］	（险）	ngam险处、崖谷	［险］*hŋlam'
26a	莫*maag	（不远）	ma	不	［同12a］	
b	受*dju'		couh	怕、担心		愁*dzrɯu
c	万*manh ←mlans	（万）	［借汉］	（万）		［万］*manh
d	柳*ru'	（里）	［借汉］	（里）		［里］*rɯ'
27a	術*ɦljud	（去）	hrut	减少、贬抑	rud衰落、崩塌	
b	叠*dɯɯb	（俗）	thuмh	传统、习俗		
c	附*boh	（归）	puuh	靠拢、贴附		附*bos
d	德*tɯɯg	（德）	［借汉］	（德）		［同19b］
28a	仍*njɯŋ	（心）	hnac← hnek-	心情^	snjing*心脏、心	
b	路*raah ←raags	（归）	laah	往、赴	［同18a、5d］	
c	孳*tsɯ	（慈）	［借汉］	（慈）		［慈］*dzɯ
d	摸*maag	（母）	［借汉］	（母）	a ma妈	［母］*mɯ'

第二章分句解释

［15］　“皮”汲古阁本及《东观汉记》作“彼”*prai'，《通志》作“被”*brai'，皆可对缅文bhai。《册府》作“反”，又“尼”作“吕”，是讹字。

“偻”《通志》作“屡”*roh亦可对 luu，略逊。“偻让（少数民族）皮（何处）尼(居住）”正与原译“蛮夷所处”合，下句“日人之部”即接此句作答。

〔16〕　“且”对缅文chaa“阳光”，今不单用，见于 nei-chaa“（晒)太阳”、“晨曦”，nei-pu-chaa“温暖的阳光”等词中，古代谅可单用。

“陵（陆地）悟（高大）”合为高原之意（修饰语后置），白狼人原住在川西高原上。

以上两句表明白狼人是住在西部高原的远夷。

〔17〕　缅文 doung 今义“公正人，裁判，赌场老板庄家”，依此可知本义指主持正义、主持公道者。此句意为：恋慕主持正义者，打算投奔他。

“动”也可能对缅文 tong'“强大，富强”，仰慕汉之富强那也说得通，但同“义”对译不合。

〔18〕　“且”中华本原作“旦”，据汲本、殿本及《通志》《东观汉记》《册府》改。“栋”后汉书原作“揀”，字见于玉篇，集韵，是上声字（殿本、《通志》作人旁，因汲古阁本讹作“揀”，还是手旁对）。现依册府作栋，以利印刷。依音义也可能对缅文 tok“发光”，但缅文日出月出以说 thwak为常。

“路”（《册府》作“落”）跟上句“旅”皆为鱼部来母字，只元音长短及声调（即古韵尾）不同。从音义看都应对缅文laah“往、赴”。也许即因上下句避免同字重复，另记为“路”以译“归”。从音看“路”比“旅”更近些，故 28a 35c 都用“路”字。《册府》作“落”未见佳处。“归日出主”《初学记·四夷乐》译作“归自明主”，当讹。

此句意为：投奔归化太阳出来地方的君主。

以上两句表明远夷爱慕中华德义，特来归附。

〔19〕“渡诺”中的“诺”自然对nak“深”。“渡”不对“恩”而是对表示度量深度的 taa。taa与表“计量、计较”的twak虽皆与汉语“度”daag是同源词，但缅语已分化为带塞尾与不带尾两个词了，故对音也分别以“度”“渡”来记，且各本一致作“渡”无异文。明崇祯刻本《册府》圣作“垩”是讹字，此为元明“圣”的俗体（参《宋元以来俗字谱》），有人认作“噩”字，误。

〔20〕　此句“度”唯汲本亦作“渡”，当系涉上句而讹。用于计算义的 twak，12c 记为“度”，用于此处亦可通。《册府》“菌”作“蔺”，讹误。24a亦同讹。

“洗”有先礼切*swɯl'、苏典切*swɯn，二读。上古属文部，当以swɯn'为主。可对缅文sinh（此字商务版北大东语系《缅汉词典》注“百万”，陈孺性《模范缅华大辞典》注“十万”，《缅甸馆译语》注“万”.也许跟汉语“千”*tshiin 也有关系，总之是表示数量极大），汉时用钱缗计算，赐给白狼王的礼物价值不菲，不下于万钱是肯定的。

以上二句表示汉帝恩深，赐给钱物价值丰厚。

〔21〕　《册府》“综”作“綜”，显是讹字。“霜、雪、雾、露”今缅人都说hnangh说tshii，“流”*ru所对的mruu，今虽指尘、雾，依雾与霜雪混言的习惯，也可对雪。“藩”*ban今缅文无音义相当字（只有phun表“尘雾弥漫”)，但*ban与藏文“霜”bad有连系，有种可能是古以mruu- pat合表霜雪。又缅文雪今称“hnangh（雾）pwang'（花朵）”，古代也可能又称“mruu（雾）panh（花）”（汪大年先生持此看法）。此外嘉绒“冰”ta rpam，珞巴（苏龙）“雪” ta pam是否跟“藩”*ban所对的古词有关，亦可研究。

〔22〕　“莋”（《册府》作“作”）所对 chaa（与16a“且”所对“日”是同一语根）以“日光晒”代表夏天，缅语今用于复合词 puu-cha“热，烦人”中。“寻”对缅文lɯʍ“温暖、安稳”，此处可作温和解。“泸”《册府》作“沪”（从水从户)，讹误。

[23]　“藐”的莫角切*mraawg、亡沼切*mlaw’二读，皆可对缅语 mra。“浔”跟上句“寻”同音，同对luɯ（跟汉语“焻”（使热）也同源）。

[24]　此句“橘”是据《册府》。“橘”对缅语kwjat“全部”，这个词一般置名词后，“菌（臣民）橘（全部）”正可对“部人”。其他本作“補”，也可对缅文apa“包括同在一起的人”，亦通。“推”对thuu可比较8a，“推”也可能对缅文 tai“极，真”（常后置）。此句表示：部民人口兴旺稠密繁多。

以上四句表示歌者相信在汉帝“圣德恩被”之下定能风调雨顺，四季气候转变正常，部民人口增殖繁密（《西南夷传》说这一带“土气多寒，在盛夏冰犹不释”，气候恶劣，故有以上希望）。

[25]　此句表示：奔走、绕行在危崖险谷之间。

[26]　此句对译“不远万里”那是明白不过的。

[27]　“叠”*duɯb对缅文thuɯh是塞鼻尾交替。音义相近的还有tamh，也为“传统习俗”义（比较缅文“叠”thap，则元音似更相近，但不如thuɯh常用）。又“去俗”《初学记·四夷乐》译文作“夷俗”，不佳。

此句表示：革除旧习，靠拢德教。

[28]　缅文hnek→hnac表示心意心情今也只用在复合词，其音义皆已不如对藏文snjing更显豁了。但hnek与snjing明显是同源词，犹如sek→sac“树”与藏文sjing 同源。

此句表示向往汉廷犹如“心向慈母”一样。

以上四句表示作歌者不怕山高路远，放弃旧习来归附汉朝、向往文明的热情，以此称为慕德歌。

（下期续完）

新疆大学成立阿尔泰学研究所

新疆大学于1992年5月正式成立“阿尔泰学研究所”。

所谓“阿尔泰学”，是指以操阿尔泰语系（包括突厥语族、蒙古语族和满-通古斯语族）语言的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。它包括这些民族的语言、文化、文学、艺术、历史、经济、宗教、社会及风俗等许多领域。在我国，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主要包括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、塔塔尔、乌兹别克、撒拉、裕固、蒙古、达斡尔、土族、东乡、保安、满族、锡伯、鄂伦春、鄂温克及朝鲜等17个，其中新疆就有12个民族，是我国阿尔泰学研究较理想的场所。

该所目前正在同国内外的有关机构建立联系、谋求合作并计划在近期内进行阿尔泰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。

牛汝极